

只因为我们活过

哪怕是平平淡淡地活过

我们就进入了历史
进入了文化

一代有一代的优势与隐疾

个人拥簇在群体之中

却迷失了自己

如今明白过来

只有一声叹息

这叹息好悠长

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超越历史

只要从这东鳞西爪点点滴滴中

读出由盲目到清醒的生命演进轨迹就好

岁月剪贴

人
国

母国政／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岁月剪贴

母国政／著

北京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中国
人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岁月剪贴 / 母国政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5

(《人生中国》丛书)

ISBN 7 - 5302 - 0817 - 9

I. 岁… II. 母…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81097号

总 策 划 ◎ 吴雨初 曲 仲

项目总监 ◎ 龙 杰 韩敬群

责任编辑 ◎ 丁 宁

责任印制 ◎ 吴凤兰

装帧设计 ◎ 合和工作室

《人生中国》丛书

岁月剪贴

SUIYUE JIANTIE

母国政 /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6号

邮 编 100011

电 话 62013123

网 址 www.bph.com.cn

发 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1/24

印 张 10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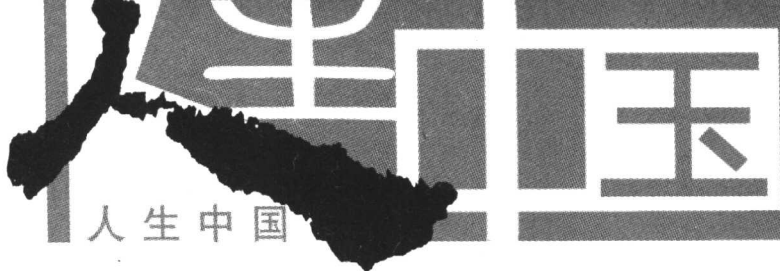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02-0817-9/I·783

定 价 23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 010-58572393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策划人语

关于我们命运的书

或许在相当程度上是很偶然的，我们来到人世间，
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我们成长为——人。
我们生息繁衍，我们劳作耕耘，我们奔走忙碌，
我们创造财富，我们赢得尊严，我们追寻真知，
有过成败艰辛，有过喜怒哀乐，有过恩爱情仇。

或许不够惊天动地，或许不够辉煌磅礴，
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，诠释着生命的意义。
正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群，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，
在共和国从贫穷走向小康的历程中谱写着绚丽的篇章。

作为出版人，我们愿意将这些笑容和泪水印进书页，
让读者从中感知民族、历史、人生、价值。

我们崇尚真实，真实往往比虚构更离奇更有力；
我们关注平民，平民往往比名人更真实更亲切；
我们歌颂人生，人生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。
我们相信，这些关于中国人的生命故事的书，
相对历史，它是素材；相对未来，它是历史。

国政公，性好酒	… 3 9
自行车的记忆	… 3 4
我与武侠小说的一段因缘	… 2 6
五角钱的惩罚	… 2 1
一记耳光的沉重	… 1 6
校门口一个小老头儿	… 1 3
就读北京图书馆	… 6
个人记历	… 5
自序	… 1



家常便饭好待客 …… 7 9

妻 …… 6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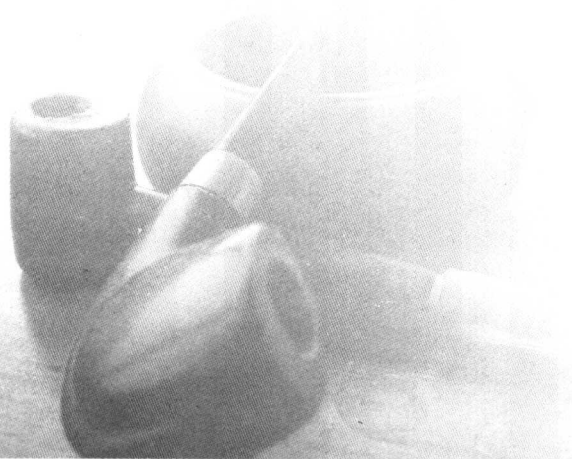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，我生命中唯一的快乐 …… 6 1

三B烟斗 …… 5 4

厨房过敏症 …… 4 8

亲人记趣 …… 4 7

忘记的一句话	∴ 134
山野一轮红月亮	∴ 129
教我下国际象棋的包石曾	∴ 118
挪威海轮送来我的一位同窗	∴ 100
谁来策划我们的前程	∴ 84
友人记情	∴ 83



- 别招人家不痛快 …… 243
- 知道女人喜欢什么吗? …… 241
- 烧饼的调侃 …… 238
- 不能忘却的「冷脸」 …… 234
- 过街桥上的迷惘 …… 230
- 不花钱，不生气 …… 225
- 有这样一位女士 …… 213
- 五七干校一束 …… 196
- 「忆苦思甜」中的小插曲 …… 189
- 一位农民中的智者 …… 179
- 我加入了烟民队伍 …… 173
- 困难时期大学生的形形色色 …… 152
- 捣和1957 …… 148
- 一个孩子眼中的国民党中央军 …… 140
- 国人记忧 …… 139

自序



我 1963 年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，按照近些年的说法，我是“文革”前的大学生，是“文革”以前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产品。前年秋天，我们班三十多位同学在母校聚会，纪念我们毕业四十周年，可想而知，我这个产品，旧且老也！

社会生活中，一代人与一代人是不同的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优势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隐疾。

后来者正是祛除了前人的隐疾，才意气飞扬地跨出大步，推动历史走向一个新的轮回。

我不讳言我们这代人的隐疾——也无法讳言。

我少读社会学书籍，缺少这方面的基本知识，更不善归纳，不善升华。回想当年种种，我常常觉得自己仅是乱哄哄的人群中一个淡淡的影子，晃呀晃的，也抬胳膊也动腿，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我极少能看清自己的鼻子，自己的眼睛；嘴巴张着，却听不出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们这代人最剧烈的痛心之处，就是个人簇拥在群体之中，迷失了自己。

我们是最不自信的一群，最没有主见的一群。我们信任老师的话，信任工农劳模的话、战斗英雄的话，信任报纸杂志上的话，



更不必说——党的话，领袖的话。在我们心目中，他们都是权威——绝对权威！而他们在教导我们的时候，“服从”、“听从”、“反省”、“检讨”之类的词汇出现的频率常常是很高的，加之政治氛围的威压，我们便不得不养成听话的习惯。所以，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挥巨手时，我们便一拥而上，高声欢呼了；当林彪说毛主席的指示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也要执行”时，我们虽然心存疑窦，也只是一闪而过了。

我们有强烈的角色意识，却不明白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。“我是一块砖，党往哪儿搬就哪儿搬。我是一颗螺丝钉，党往哪儿拧就哪儿拧。”当块合格的砖，当颗合格的螺丝钉，就是社会给我们确定的修炼目标。“砖”或“螺丝钉”，就是我们的角色。在业余大学，我这块“砖”是教师，走出校门，我仍然不能摆脱角色意识。星期天，如果有缺课的学生请我给他补课，我会认真地给他再讲一遍。我没想过，对不起！星期天的时间是我自己的。我们满脑子的角色义务和角色责任，却不知道自己也具有权利的。所以，我一直认为工资是学校发的，从没想过这是自己的劳动所得。从没想过！你能相信吗？当时，我就是这样不开化！“个人主义”、“利己主义”、“个人英雄主义”是丑恶的，是背离角色



的，不能沾边儿，否则肯定会遭到别人的鄙薄。

我们习惯于循规蹈矩。在工作中自不必说，如果有谁擅自独出心裁，肯定就要领教同事的白眼、领导的指责。生活中也是如此。“穿衣戴帽，各人所好”，自古皆然，而我们却无缘享受这微不足道的自由。我们戴一样的帽子，穿一样的蓝制服，理一样的发式。如果有谁臭美，留个大转头或穿条牛仔裤，倒霉吧！先扣上一顶“有流氓习气”的大帽子，随后就是众人的侧目而视。循规蹈矩，弱化了我们的思维能力，创造性思维根本无从谈起，我们只能以最简单的思维方式面对大千世界——什么都是一元的，非上即下，非左即右，非对即错，非好即坏——“做党的驯服工具”，做砖头，做螺丝钉，本就无须自出机杼的头脑。

我们个人的理想，个人的愿望，个人的志趣，即便有过，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就这样渐渐融入到群体之中，最终化为乌有——其中包括最个人的情感和习性。作为个人，我们都迷失了。这是时代的悲剧，我们无法逃避。如今明白过来，也只有叹息。

这本小书，粗略地勾勒了我大半辈子的生活印迹，东鳞西爪，点点滴滴，虽然只是印迹，却也能看出我们走过的那个时代，以及在那个时代里特别是“反右”以后我们知识分子群体的性格。我



以为，为了今天，为了明天，它们是不该忘却的。

我把这本书，献给我的老同学，献给“文革”前十七年大学毕业的学长们、朋友们。

我还要把这本书诚心诚意地献给今天的青年朋友，并且说，你们不要嘲笑我们当年的愚钝，不要蔑视我们当年的怯懦。须知，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超越历史，何况我们一介儒生！诚然，就个体而言，也有如顾准那样的华彩人生，他是我国知识分子们永远的骄傲，但，在那个时代，他只能是个体。

《自序》写完，读了一遍，觉得有些沉重。是的，一想起那个忧患的年代，总是感到压抑。好了！我们毕竟生活在今天了。今天总比昨天好，虽然远不尽善尽美，但比昨天好得多！

个人记历

个人记历 · 005

| 褻渎北京图书馆 |

►我，一岁，在关外的小县城里。

▼当年的北京图书馆。



1947年，我父亲从东北葫芦岛邮局调往天津。又过两年，为了能回到我祖父祖母膝前，他贸然辞去天津的工作，来到北京。对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的父亲说来，放弃已经打下多年根基的邮局工作，从头开始学习银行业务，显然不是一件幸事。他是一个很自强的人，后几十年却过得辛辛苦苦。可是，父亲的这一变迁，却给我带来莫大的运气。

一个关外荒凉小县城里的土孩子，一下子投入车水马龙、繁华喧闹的北平，又兴奋，又尴尬。

我在一所教会小学里插班就读。一座精致的两层灰色小楼，窗明几净，还有一个方方正正的操场，比我家乡那教室低矮阴暗的校舍，不知要好多少。上课时，我抢先举手朗读课文，可我那一口近年来已被许多相声演员广为传播、夸张（有时甚至丑化）的东北话，以及不标准的读音，逗得小同学们嬉笑不止，使我没有勇气将课文读完。有一次，放学后几个小同学邀我到操场上踢足球，他们分配我守大门。我不明白何谓“守大门”，思忖片刻，竟跑到操场东墙下面，把十几个厕所门一一关上——防止皮球掉进厕所里。这能怪我吗？我也有皮球，还有橡胶的棒球呢！可在那个县城里，皮球是拍着玩儿的，是传递着玩儿的。用脚踢？使劲儿踢？不把球踢崩了吗！

不过，这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。最使我尴尬和脸红的，还是我们对北京图书馆的亵渎。

我家住在西四，距坐落在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几乎只有一箭之遥。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暑假里，我和两个年纪相仿的堂兄堂弟第一次造访了它。一排排丰密的修剪得十分齐整的柏树墙，柏树

墙后面高大的汉白玉石碑和一棵棵绿顶团团的馒头柳，大楼正面的石雕栏杆和绿油油的琉璃瓦大屋顶，都使我们惊喜过望。这里的气氛虽然肃静、宁谧，却丝毫没让我们想到这是亚洲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，是一座知识的圣殿。我们只觉得它是一座美丽的公园，不用花钱买门票的公园。在小学毕业前的两三个暑假里，我们曾多次来这里，它成了我们的避暑乐园。

我们在大楼东边的槐树阴里下联棋，下象棋；在东南面柏树墙里的草坪上摔跤、斗草、捉蚂蚱；高兴的话，还可以跨过石栏，跳到北海公园里。

对西面一片被柏树墙围着的绿地，我印象最深。那里有几棵树身不高却枝叶繁茂的海棠树，暑假里，正是海棠结实季节，一串串黄里透红的海棠果，累累挂在枝头，伸手可掇。那几棵树上的海棠，个儿小，味道酸涩，远不如小摊儿上卖的冻海棠好吃，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胃口。每个暑假里，总有一两次，我们要坐在树下饕餮一番，把渣子吐到草地上。

无论是当时或现在想来，我都没有把这件事列入孩提时的冒险行动之列。每次我们都是高高兴兴地跑进去，没提防任何人，当然，也没有任何人提防我们，就像在老家的后园里从树上摘梨摘樱桃吃一样。后来，在另外的地方，我看见了春天里粉白透红的海棠花，忽然想到，当年在图书馆里栽下海棠树的人，意在赏花不在取果吧？

北京图书馆里的乐趣真多！不久，我们又发现大楼东边的屋檐下，栖息着几只铁灰色的鸽子。它们常常落到地上，闪动着亮晶晶

的小眼睛，挺着胸脯漫步，寻觅草籽。我们在关外养成的野性又萌动了。我们找来铁丝、皮条做成弹弓，又捏了不少泥球儿。等泥球儿晒得干硬之后，我们对那窝鸽子进行了一次围剿——果真得到一只战利品。

说来令人难以置信，那场围剿，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。我们三个从关外来的无知的孩子，没有因为这一野蛮行为受到任何惩处。我感谢当年图书馆工作人员对读者的信赖——虽然我们辜负了他们的信赖。

在小学毕业等候中学发榜的暑假，在这座乐园里，我遇见了一位我们班上的同学。不知怎么，话题涉及到“巴金”。“巴金”我是知道的。家里两本发黄的书上，就印有这个名字。不过，从这

► 报考大学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。

